唐書

卷八十六之九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70)
函號 別 10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唐書卷八十六　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

宋　宋祁撰

淺草文庫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為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杲及其黨劫瑗于坐矯稱捕反者即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

興以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宅賊宗羅睺帥衆
下之以爲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牧兵鋒銳甚所徇
皆下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
遇於赤岸大風且澍逆舉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
曀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衆乘之綰陣大潰進陷枹罕
岷山羌鍾利俗以衆二萬降舉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東
道行軍元帥羅睺爲義興王副之仁越晉王河州刺史
因循下鄯廓二州不閱旬盡有隴西地衆十三萬十三
年僭帝號于蘭州以妻鞠爲后仁杲爲太子即其先墓
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杲圍秦
州仁越趨劒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卻之遣將常仲興
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昌松仲興敗軍沒於軌仁
杲克秦州舉徙都之仁杲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不得
進初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
弘芝從舉仁杲閒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
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高祖入關遂留攻扶
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畏王遂踰
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
趙佗以南粤歸漢蜀劉禪亦仕晉近世蕭琮其家令存
轉禍爲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

兵屢敗蜀先主嘗亡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勝便爲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耳厚賜瑗以爲謀主瑗請連梁師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歆說止其兵故舉謀塞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擊羅睺舉悉兵援之屯析墌以游軍掠岐豳秦王禦之次高墌度舉糧少利速鬬堅壁老其兵會王疾臥屯不出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觀兵於高墌恃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墌仁杲進逼寧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揺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杲代立僞謚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

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初舉每破陣軍獲俘仁杲必斷舌刵鼻或舂斮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人畏而不親仁杲多殺人滔略民人妻妾嘗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之火滴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縣以酢注鼻或杙其陰以求財雖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略足辨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及繼立與諸將素有

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墌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屻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杲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愻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戰酣三以勁兵擣其背羅睺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也夜半至析墌遲明圍合仁杲率僞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杲歸京師及酋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初仁杲降諸將賀且問曰羅

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仁杲已敗其將旁企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企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夫人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賙人急鄉黨稱之隋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薛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計曰舉

梟悍今其兵必來吏辱怯無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右以觀天下變庸能束手以妻子餌人哉衆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脩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集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涼王署官屬準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達度闕設內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既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爲賊何以求濟乎迺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留何益遂遣之未幾拔張掖燉煌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舉遣使涼州璽書慰結謂軌爲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軌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一部會軌僭帝號建元安樂以其子伯玉爲太子長史曹珍爲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李氏有天下曆運所屬已宅京邑一姓不可競王今欲去帝號

東向受册可乎曹珍曰隋亡英雄㸚起號帝王者瓜分鼎峙唐自保關雍大涼奄河右業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詧故事稱梁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僞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帝怒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囚曉不遣初軌以梁碩爲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略衆憚之嘗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户部尚書安脩仁交怨又軌子仲琰嘗候碩碩不爲起仲琰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察齎鴆其家殺之繇是故人稍疑懼不爲用有胡巫妄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

損屬薦饑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師等故隋官心內不附每引結羣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離沮其衆乃廷詰珍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備廩以備不虞豈宜妄散惠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會脩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請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爲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彊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脩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

帝許之與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謂訪與
貴以自安策與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
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瀕接戎狄戎狄豺狼
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
蓋天啓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
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己爲東帝
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疆大如我何君無爲
唐誘致我與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
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它志與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脩
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薛
舉在國奚道宜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
怨故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與貴傳言曰
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
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爲別脩
仁執送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與貴爲右武
候大將軍封涼國公賜帛萬段脩仁左武候大將軍申
國公並給田宅封六百戶時鄧曉聞軌敗入賀帝帝曰
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亡不少感乃蹈抃以悅我不
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廷中見

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武周爲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周因去至洛爲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馬邑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傾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閤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誅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衆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恤豈憂百姓意乎以激怒其軍皆憤怨武周知衆已搖因稱疾卧家豪傑往候謁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方起衆又饑壯士守分死溝壑今官粟紅腐于倉誰能與我

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絶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鴈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圍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共擊智辯破之孝意奔還鴈門鴈門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報以馬其衆遂大攻得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爲后建元天興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爲內史令初上谷賊宋

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和刀兒爲竇建德所攻金剛救之大敗率餘衆四千保西山建德招之金剛恚曰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貴乃拔刀將自刎衆抱之泣遂與皆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得之喜封爲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平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總兵二萬入寇次黃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爲賊所執舉軍没仲文逃還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浩州詔右僕射裴

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幷州遁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衛將軍劉弘基進破澮州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與武周合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屯栢壁又詔永安王孝基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澮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敬德復與別帥尋相援王行本於蒲王又破郤其軍蒲州降帝幸蒲津關王自栢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

遣將黃子英護鑲道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
衆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饑引去王追至雀
鼠谷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
介州官軍追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
令李世勣程齩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愻秦武通爲南
軍既戰小郤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
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武周引
騎五百棄幷州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還拒衆不爲
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幷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
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

突厥殺之起兵六年而滅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煑鹽爲生少驍勇走及奔馬隋
大業末依河間賊格謙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
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謙得
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亡海曲後出剽滄
州泉稍附因北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
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支拔城去開道
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
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
襲殺令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

輸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
殺曇晟幷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羅
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
藝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
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
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
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爲虞更
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遂北
連突厥告絶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
易州不克遣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應接藝衆至稜縱

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騷然罹患頡利以
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
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
歸衆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閤下及劉
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
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閤絶其弓弦
又聚刀矟床下旣暝金樹以其徒譟攻之數人者抱
刀矟出閤諸義子將禦戰亡弓矟君立舉火外城應之
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據
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

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嬀州詔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蒱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費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弗之訐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盜後事李密爲裨將密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鎭新鄉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建德用爲將封漢東郡公黑闥與諸盜游素彊武多狙詐建德有所經略常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隙奮奇兵出不意多所摧克軍中號爲神勇武德四年建德敗還匿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將用之願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陽降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夷滅今召吾等若西入關必無全且夏王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遣還之今唐得夏王即加害我不以餘生爲王復讎無以見天下義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見故將劉雅告之雅不從衆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士卒吾嘗聞劉氏當王今欲收夏王亡衆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謁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

兵百餘人襲漳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
權威合執討擊元祥等皆敗死收其器械有衆千人建
德故特左右稍歸之兵寖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
舉兵意自稱大將攻陷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
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圓朗亦相
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吏往
往殺令尉附賊北連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城衆數萬
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走洺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
覆世勣挺身免乃以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
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頡利遣俟斤宋耶那率騎從之軍

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
討之五年黑闥陷相州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爲
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
右領軍召建德僚屬悉復用之都洺州秦王率兵次汲
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二月秦
王破之于列人取洺水使總管羅士信守之黑闥攻陷
洺水士信死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黑闥數
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洺水
上流敕吏曰須賊度亟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絕水陣
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至賊衆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

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湛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帝以淮陽王道玄爲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討賊戰下博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逸繇是河北復叛歸賊黑闥仍都洺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擊之不進又詔皇太子督兵幷力屢戰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齊王悉兵戰館陶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黑闥整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月馳至饒陽騎能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亡定州總管雙士洛邀戰破平之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逐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卻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徐圓朗者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

東平授兗州總管魯郡公高祖遣葛國公盛彦師安輯
河南抵任城會黑闥兵起圓朗執彦師應之自號魯王
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豪傑
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圓朗
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
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
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迎之盛彦師以世徹若
聯叛禍且不解卽謬說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亡無
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
以爲司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
李世勣合兵攻圓朗圓朗數敗總管任瓌遂圍兗州降
者爭踰城圓朗窮棄城與下數騎夜亡爲野人所殺

唐書卷八十六終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唐書卷八十七

蕭輔沈李梁列傳第十二

宋祁撰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開皇初叛隋降陳陳亡文帝誅之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爲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景珍爲王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厭羅川令故梁裔

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
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
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銑即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
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
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
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即募兵數千揚言討
盜將以應景珍會頴州賊沈柳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
其下曰岳陽豪傑將推我為主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
獨完哉且吾先人國于此若循其請復梁祚因以半紙
檄召羣盜誰敢不從衆悅乃以十月稱梁公旂幟服色

悉用其舊柳生以衆歸銑用為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
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彊姓
數百迎謁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
先附勳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誰肯為我下不如殺
德基質其人獨挾梁王以進則吾誰先因殺德基詣中
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為若主矣
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請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
曰德基倡義遏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為政且凶賊
與共處必為亂銑因斬柳生於是築壇城南燎上帝自
稱梁王有異鳥至建元為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

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謚從父琮為孝靖帝祖巖河間忠
烈王父璿文憲王封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
王許玄徹燕王萬瓚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
張鎮州王仁壽擊銑不能克及隋亡乃與甯長真等率
嶺南州縣降於銑時林士弘據江南銑遣將蘇胡兒拔
豫章使楊道生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
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兵四十萬武德元年徙都江陵
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掌機密遣道生攻峽州
刺史許紹擊破之士死過半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
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斬偽東平王闍提諸將擅
兵橫恣銑恐寖不制乃陽議休兵營農以黜其權大司
馬董景珍之弟為將軍怨之謀作亂事泄被誅景珍方
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舉
地降銑遣張繡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
信獨不見乎柰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潰而走麾下
殺之銑進繡為尚書令繡恃功亦驕蹇銑又誅之銑性
外寛內忌疾勝已者於是大臣舊將皆疑間多叛去銑
不能禁由此愈弱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流
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
兵圖銑偽將周法明以四州降即詔為黃州總管趨夏

曰道攻安州克之僞將雷長潁以魯山降銑乃遣將文士弘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鬬艦千艘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僞江州將蓋彦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初銑放兵止留宿衞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銑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慟以太牢告于廟率官屬緦衰布幘詣軍門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餘萬知銑降乃送款銑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爲陛下禽猶田橫南面豈負漢哉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擁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事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僞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伏威兵寖盛自號總管以公祏爲長史賊李子通據

江都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衆
十倍銳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
之令曰郤者斬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
千人皆決死鬬公祏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衆
數千伏威旣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祏淮南道行
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又兄
事之故軍中呼輔伯尊禮略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
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祏爲僕射陰解
其柄公祏內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僞學辟穀以
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
陰誡曰吾至京不失職無容公祏爲變後左游仙說公
祏反會雄誕以疾卧家公祏奪其兵給言伏威移書令
擧事八月遂僭位國稱宋即陳故宮都之殺王雄誕署
百官以左游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增
脩器械轉稟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
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
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繇淮泗討之孝恭取蕪
湖下梁山三鎭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僞將
龍龕遂據揚州公祏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
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

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奔丹陽公祏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僞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祏棄妻子斬關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始公祏佐伏威起據江東距公祏死凡十三年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恪陳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元祐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世南士屬姓數千家遠近嚮服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名誅宇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據其城遂定江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僕射殷芊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易隋官儀頗用陳氏故事法興自意南方諸城可鼓而平專事威戮下有細過即誅之繇是將士攜解俄遣子倫救陳稜擊李子通反爲所敗子通乘鋒度江破京口使將蔣元

超戰虔亭大敗死之法興與懼棄城與左右數百投吳郡賊聞人嗣安嗣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悔將殺孝辯邉會稽爲所覺懼自沉於江起義寧至武德凡三年滅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爲生居其鄉見班白負戴必代之家有餘則以賙人而喜報仇隋大業末長白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閒鄉人有陷賊者子通專經護之方是時羣盜暴忍獨子通仁愛歸者遂多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衆度淮與杜伏威合爲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宇文化及殺煬帝以右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卽守其郡子通攻稜稜窮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淸流法興遣子綸屯楊子閒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請募吳人詐爲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遂據之稜奔而免子通僭卽皇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齊賊樂伯通先爲化及守丹陽卽以衆萬餘降之子通用爲尚書左僕射又敗法興兵遂取晉陵以法興所署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典文檄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司禮樂餘是

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祏拔丹陽進屯溧水
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地俄東
走太湖裒散兵二萬人復襲法興吳郡破之據餘杭
東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武德四年
伏威遣將王雄誕討子通戰蘇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
進傅城子通窮乃降伏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
宥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賚予頗厚及伏威來朝子通
語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
之可建大功遂皆亡及藍田為關吏所獲並伏誅方子
通等僭盛時復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亦竊名號於淮

楚間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為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
亡命去為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度淮
屠竟陵沔陽轉剽山南所至殘戮無遺噍僭號楚帝建
元為昌達攻拔南陽義寧末與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
冠軍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藏
粟以食還徙無常去輒燔廥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
劫為資於是人大餓死者係路其軍亦匱乃掠小兒烝
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佗國有人我
卹無儲哉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税諸城細弱

以金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南陽粲初引為賓客後盡食兩家俄而諸城懼皆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旁郡響起戰淮源粲大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膽人多矣若為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悖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乎粲懼收確于坐并從者數十悉烹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為盜師乞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以士弘為大將軍隋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而士弘收其衆復戰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衆十餘萬據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為司空臨川盧陵南康宜春豪傑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亡卒稍歸之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陽王藥師以兵二萬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弘請降王戎亦獻南昌

地詔戎爲南昌州總管士弘復遁保安城山洞潰亡謀復亂袁人相聚應之爲張善安所察以兵趣討會士弘死其黨乃解

張善安兗州方與人年十七亡命爲盜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懼之反襲士弘焚其郛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反輔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爲開曉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詿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

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語乃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歸無庸鬬其黨罵曰總管賣我遂潰送善安京師稱不與公祏謀高祖赦之公祏破得其書遂伏誅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

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武德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豬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其旁乘之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甚衆未幾以步騎五千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降堡將張舉劉旻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

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繇幽州道合竇建德自滏口會晉絳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六年其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勁兵萬騎赴之先是稽胡大帥劉仚成以衆赴師都因讒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盜邊無寧歲遂窺渭橋後突厥政亂太宗以師都寖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獲生口縱以爲間君臣離撓出輕騎蹂其稼城中飢虛又天狗墮其城辛獠兒李正寶馮端皆其健

將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貞觀二年旻又蘭表可取狀詔柴紹薛萬均併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降擢洛仁爲右驍衞將軍朔方郡公自起至滅十二年以其地爲夏州始師都據郡時劉季眞郭子和者亦俱起子和自有傳

劉季眞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眞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唐兵起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眞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合兵討之季眞降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山郡王宋金剛戰澮州勢未決遂復連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之季眞奔高滿政俄被殺

左尚

嘗賜

公毀論

唐書卷八十七終

唐書卷八十八

劉裴列傳第十三　宋　宋祁　撰

劉文靜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倜儻有器略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咤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羇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

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
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它無可與
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剡非湯武高光
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𡟰𡟰相
憂者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上南
幸兵塡河洛盜賊蜉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
眞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譬大呼則四海不足
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
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
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

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
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
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
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兵精馬彊
宮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賢豪並興
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
私可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僞爲詔發太原西河雁門
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
遼繇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闔先發制人
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怗怗以待

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
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卽委文静長孫順德等募士
聲討劉武周文静與寂作符敕發宮監庫物佐軍興會
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静與劉政會爲急變書詣留守告
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静進曰有密牒言反
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
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
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静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
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静爲司馬文静勸改旗幟彰特
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静使始畢可汗始

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静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
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
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卽遣
二千騎隨文静至又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
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鬭死者數千文
静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續通兵尚數
萬欲引而東文静命將追執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大
丞相府司馬進光禄大夫會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
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静諫曰今宰土莫不臣而延見
羣下言尚稱名帝坐嚴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

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猶可忘公其無嫌薛舉寇涇州以元帥府長史與司馬殷開山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杲平之復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為禳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眷不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遂殺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裴寂字玄眞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容貌涉知書傳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

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
四十當貴大業中爲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
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蒱酒通晝
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乃
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斌廉俾與寂博陽不勝寂
得進多大喜日滋昵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
侍唐公恐事發誅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
盜徧天下城闔外即戰場雖徇小節偤不脫死若舉義
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起寂進宮女五
百米九百萬斛雜綵五百萬段鎧四十萬首大將軍府建

爲長史下臨汾封聞喜縣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
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
決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
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
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盜處處屯結疑力
相枝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
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
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
區物四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戶隋
帝禪位公固讓寂開陳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日

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
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臥
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武德二年劉
武周寇太原守將數困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討
賊以便宜決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壕
水上流寂徙屯爲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寂晝夜馳
抵平陽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下詔慰諭俾
留撫河東寂無它材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聚焚
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爲賊守寂
攻之復爲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

如初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
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齎玉食寶
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王多興細微閭
閻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婭帝室一呼唱
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冑職官光顯非劉季亭長蕭
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
自鑄又聘其女爲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
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
綬今四海安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

相與老爾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遥晩歳不亦善乎
九年冊拜司空遣尚書員外郎一人直第貞觀初太
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
勳无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
法雅坐訞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
京師帝讓曰公勳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
間或弛紊職公爲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
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
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
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爲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
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
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
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爲主帝曰國家於寂有恩必
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
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
長公主終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武后時爲殿中監酷
吏殺之始高祖論太原首功詔尚書令秦王尚書左僕
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恕二死左驍衞大將軍長孫順德
右驍衞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衞大將軍竇琮左翊衞大
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

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恕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封戶時文靜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摠四十三人寂戶千五百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戶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戶千二百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戶四百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戶三百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顯然參附義始事班班見當世今次第其名總出左方云

趙文恪并州人爲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中國經大亂馬耗會突厥講和詔文恪至并州與齊王誘市邊馬以備軍劉武周寇太原屬城盡沒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絕齊王使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遂棄城遁詔下獄死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覘詗長安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擢累嘉州刺史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執高君雅等有功以右三統軍從下霍邑圍長安力戰遷左武衛大將軍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滿政請救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沒坐除名徙邊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朝邑縣公寶誼游太學受書業不進去爲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爲所禽帝聞爲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謚曰剛子協字壽善纂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謚曰威

許世緒幷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

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
公姓名已著謠籙今擁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
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爲天下倡帝王業也公奇之
顧倚親密兵起授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眞定郡
公卒弟洛仁亦從起晉陽錄功至冠軍大將軍卒贈代
州都督諡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
秦王壯其才釋不死引爲左親衛建成之釁師立參奉
密議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錄功拜左
衛率遷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
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
曰臣爲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
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束
帛召入臥內慰勉羅藝反京師震駭詔師立檢校右武
候大將軍勒兵備非常藝平有司劾黨與師立坐與善
除名尋以藩邸舊檢校岐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未
報即遣使間諭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
党項酋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倚險自守亦遣諭下之
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師立以母喪解岐人表留遂不
得奪哀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嘗苦邊又阻新附師立討

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之抵郁于真山而還
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謚曰肅
劉義節并州人隋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爲
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爲最厚兵將起
威君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
爲鴻臚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
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
萬可致又請軸舒藏内兒繒取羨尺補雜費得十餘萬
段調度遂給遷太府封葛國公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
龍子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貞觀

初轉少府監坐貴入賈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爲民徙
嶺南終欽州别駕從子思禮武后時爲箕州刺史少學
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
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爲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
結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
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陰約君臣思禮因以術眩
衆見者必曰當三品使嗜進者充望然後云綦連耀且
受命公等皆因之事敗武懿宗按之陰弛思禮禁使多
逮引思禮冀自脱悉引素相忤者將刑猶不寤與衆人
斬於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孫元亨右抱忠王勮勮兄

勣路敬淳等三十餘族寘逐千餘人
錢九隴字永業湖州長城人父文遷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爲奴故九隴事唐公善騎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戰薛仁杲劉武周擢累爲右武衞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郇國公以本官爲苑游將軍貞觀初爲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衞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以罪爲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命討之爲左驍衞將軍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械以勳減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右武候將軍卒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倍葬獻陵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爲隋驍果兵興武達至長春宮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爲肅州刺史突厥騎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邁吐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稍卻復殊死鬬薄之張掖河潛命上流度兵

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叛詔武達邀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壯

麗卿惲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郕國公卒追改濮國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仕至太子賓客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爲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爲割利特勤義兵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候驃騎將軍高世靜諭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賻賜者虜引還授總管改揚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久恐與突厥爲脣齒乃請入朝授右武候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宮人綵千段屬有疾高祖親問之後賈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年卒

張平高綏州人爲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遂預謀議從
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爲丹
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贈潭州
都督

李安遠夏州人父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世爲將家以
財雄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
士大夫苟勝已必傾心交之襲爵城陽公與王珪最善
珪坐王頍得罪當流安遠爲營護免後稱正平令兵起
攻絳州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唐公素與安遠善
及拔絳撫慰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
後從破突厥通進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
討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奉使吐谷渾安遠與約和吐
谷渾乃請爲互市邊場利之隱太子將亂陰使誘動安
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重貞觀初嘗命統邏騎都下督
盜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
由是損名卒贈凉州都督謚曰安追封遂安郡公

馬三寶性敏獪事柴紹爲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
起紹間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
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衞三寶自稱總管撫接
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

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逡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眞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杲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與兵處邪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爲公卒謚曰忠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幷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淸水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雾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竅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卓越之姿嘗與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串昵顯外者易乘適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云

唐書卷八十八終

唐書卷八十九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宋　宋祁　撰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令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涖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幷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鬬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致負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靜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

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爲之感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趣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旣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

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爲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䘏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淸愼顯旣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

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淸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淸者不加䘏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淸益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澮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

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慓敢
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
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氣相
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
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
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
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畧獲
排矟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
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
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

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
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
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
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
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
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
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
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
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
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

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
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
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曰急敬德與長孫
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
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
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聽
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
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
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
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
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
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
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
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
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
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
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
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
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
鬬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内外始定王爲皇

太子授左衞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候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婞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喩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横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給班劒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晩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毋粉爲方士術延

年其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矟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愼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鄒州別駕累遷右武候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尚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鋭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戸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稟糧乏絶可取四也頡利疏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内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

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
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
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
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衞大將軍謚曰襄十三
年追改郯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中
歷東臺舍人兼脩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
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
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
馬子紼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
說林入院綴脩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
司業以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
內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
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
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
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
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
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
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
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

亂卽斬闞稜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
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
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
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
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衞得
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齩金計曰世充多
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
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
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奬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
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
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
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
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
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
敵有驍將銳士震燿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
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
平隱巢功拜左武衞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
曰吾少長戎馬閒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
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
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

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萊國
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
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
瑀輔國大將軍褒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
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
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
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郯
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
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儉
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幷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
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畫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
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系幷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
隋戎州刺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
同在太原儉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寖亂
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
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
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
豈可幾然喪亂方剡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爲公
思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

定京師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内史舍人
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
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
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屯蒲州
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
孤尚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
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拔
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
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
驚曰豈非天也命趣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

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
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
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天
策府長史檢校黄門侍郎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食綿
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
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
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爲民
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
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
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

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爲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晙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晙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

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皐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皐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詔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

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
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
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
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語切責
鹽鐵度支三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
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
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嗤薄之
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
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
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
昭義節度使卒
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爲詩負才無所屈乾符
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爲副歷晉絳
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
亮表爲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
義師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姿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
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
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

攻永豐倉摧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爲賊禽爾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遛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衞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眞將軍周亞夫何以加改封襃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衞郎將及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壯肅三世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士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爲齪齪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劍南節度韋臯臯表爲校書郎宰相

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爲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爲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酋蹉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

檢校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羇窶所向少諸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兎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累尚書郎爲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

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幾之會間不容穟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唐書卷八十九終

唐書卷九十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宋　宋祁撰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廕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貧乏行反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捕繫歲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臥內兵將擧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鯁大事

弘基與長孫順德伏閤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
老生敗棄馬投塹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
引兵先濟河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
徇扶風衆至六萬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
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
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
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
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爲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
家仁果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
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總管從秦王屯柏壁以勁
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賊銳甚弘基堅壁備
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
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井鉞將軍會突厥患邊督
步騎萬人備塞自豳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
虜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爲民歲餘起爲
易州刺史復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爲
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爲前軍
大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至千一百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始弘基病給諸
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

郎不暨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子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卿陳亡徙京兆爲鄠人開山涉書工爲尺牘爲隋大谷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爲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輔羣盜蠭力自張不相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誡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

之遂戰折墌爲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杲復爵位兼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隷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爲急變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因之然後舉兵政會功也大將軍府建爲戶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

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
周寇并州晉陽豪傑舉應之政會為武周所擒每密表
賊形勢既平復官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
州都督卒太宗手詔政會首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
於是贈民部尚書謚曰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
南平公主高宗時為汝州刺史
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為監察御
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
聞者皆竦後為酷吏陷被誅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
崔安潛帥許及劍南崇望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
安潛入為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
辦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奉職時高選使者
即河中鐫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既至陳
君臣大義動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稱旨擢
翰林學士昭宗即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濬伐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為門下侍郎判
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
命崇望守度支庫遲旦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
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躍崇望駐馬勞曰

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
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
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繄其力進尚書左僕射
朱全忠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寧
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爲太常卿會王珂王珙爭河
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壻也太原邸吏薛志
勤曰崔公鎭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光德崇
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
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寃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摶以吏
部輔政徙兵部王建欲幷東川詔崇望爲劍南東川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留後
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兄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淸海軍節度使廣
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
其血而覺乘艑亡吏跡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
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
雜置之詰朝羣宰卽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
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賈也
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
率不答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旣沒有鬻

珠翠羽者由是名損

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熅史館脩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磎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磎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磎墨麻出崇魯輒抱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憸人爲宰相磎以楊復恭西門重遂得近職奈何用之前日杜讓能冤戮未刷尚忍蹈覆轍乎磎由是不得相磎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爲山南楊守亮誣毀不容由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爲宰

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絁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爲朱玫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罵詈俚淺稽校譬市人然崇龜始鬭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總管紹時爲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

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遣屬越
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
陜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
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
仁爲溫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
普環具大艦遡江與開州賊蕭闍提略巴蜀紹遣智仁
及壻張玄靖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
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荊門城峙其東皆峭
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荊門取之制書褒美
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

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
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
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仁初以勳授封
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子圓師
圓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丞高宗自書詔賜遼
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圓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犯
人出有辭怒而射之圓師掩不奏爲人所擿帝讓曰宰
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圓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
重鎮嫚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邪敬宗因

是効抵遂免官乂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
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圖師不忍按但賜淸白箴
其人自愧後脩飾更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
督謚曰簡陪葬泰陵紹初爵譙國公以子晉仁自有封
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
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爲龍山軍討
擊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禽方圍安東令說屬城未
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
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子韓乾
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
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臨
山都公出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
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
乏食有美醬乎有粱米乎幷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
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乘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
無寤其廋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節本名饒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矟隋末所在盜起
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士八千隷四
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

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
邙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世充襲雄信密遣知節及裴
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
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
者乃免後密敗爲世充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
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並領
左一馬軍總管搴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
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
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
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
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
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
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坐免未幾起爲岐州刺史致
仕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亮尚
清河公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趫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
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
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
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
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

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
府長史領驍騎發晉陽先抵鶴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
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
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
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
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
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項寇
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南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
彈胡琵琶使一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
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
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
既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二子哲威令
武哲威爲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邵州起
爲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大僕少卿衛州刺
史襄陽郡公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
賜死
任瓌字瑋盧州合淝人父他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
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肅保耳所以寄
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
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

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亡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鼎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彊今奉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筭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鼓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緣梁山濟河

直趨韓城逼郃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事與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卻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邙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瓌至宋州會徐圓朗反

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即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子梟首門外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已大人今自爲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轄公祏反詔以兵自楊子津濟江討之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遷陝州

瓌弟瑑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瑑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賕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譏之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廢爲民宇文述有

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胄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盛稱和美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御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阯太守撫接盡情荒境安之煬帝崩而和未知於是鴻臚卿甯長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眞以南粵蠻俚攻交阯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卽陳款歸國而嶺嶠閉阻乃權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卽授和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臥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令爲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謚曰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

多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
堅守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遣其酋說賊
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
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傑也何謂事奴乎使天
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衆與師
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
二府驃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衞將軍貞觀
中坐與兄爭葬所生母廢爲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
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刺
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刺史謚曰襄陪葬昭陵行恭

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
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邙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
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隄與諸騎相失唯行恭
從賊騎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
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
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象拔箭狀立
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勣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
有一槩皆塡然躍而附之若榱橑桀柱以成大室又負
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

完賢矣哉

唐書卷九十終

唐書卷九十一

溫皇甫二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宋　宋祁撰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爲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

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
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
陽爲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陜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
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
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
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
餘卒謚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
林郎直內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
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

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
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
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幷州道行軍長
史戰太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
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
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太擇士
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廷時議其煩碎復爲中書侍
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
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
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

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朞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　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興兵引爲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從它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謚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與校祕閣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眞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

朝授太常丞一謝嵩節去屛處郊野世雅其高節子造
造字簡輿姿表瓌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爲
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
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
而不敢縻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
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
天下兵鎭陰相據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
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遷署
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
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
建封以聞詔驛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
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
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
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祿爲太原幽鎭宣諭使
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
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
爲我行喩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櫜鞬郊迎造
爲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是籍所部九州入
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
鎭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爲

朔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
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廡不聽
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拝劾祐
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
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大和三年內昭德
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
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
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
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
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

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勢亦以
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
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
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
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
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
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
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
聽先後行相値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
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吏皆論死

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伯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諭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陜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衞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爲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犒賞其兵入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兄邈弟遜邈長慶大　郎中累以

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宰解印綬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
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
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
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
銀刀軍驕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
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鉏宿弊豪右憎服加
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
三百餘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
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
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
令狐滈等蒱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
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
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
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
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
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
之事聞京師廷筠徧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
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

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荅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特王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公無逸歷淯陽太守治爲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簒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旣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陰交世

充帝判其許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弁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常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徧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為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領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詔君嘗相

與戮力剝斃恥登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法也欲斬說者衆懼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所陷僞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會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豫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之云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祏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隂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賊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遣使世充襲譽掩斬之詔委典選以讓東軍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

爲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佇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貲爲書能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匱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項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殁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泉州卒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謩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謩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畧進平長安除相國司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謩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謩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謩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杲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趫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内號曰飛騎毎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衞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書慰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衞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祈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寖啓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衞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内供奉子晈晦

晈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晈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陪燕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閒擊毬鬭雞呼之不名也賜宮女廐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晈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

敢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譏
短皎任遇大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
曰殿中監楚國公皎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
共學不過也朕嘗遊長楊鄠杜間皎于時奉侍數謂朕
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
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虢王邕等
鞫問皎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皎
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以忠力翼朕謂天且有
命故履危蹈藉而無變爲朕既即位又參誅姦臣將厚
以光寵每所撝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

正惡直天下之人皆未及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
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且否
當其悔則必滅乃否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之
聽而厚德之忘哉乃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遷太常卿
監脩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非久
安策請抑損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
復爲祕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劾敕中
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
意傳致皎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
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爲寃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

爲人所譏詆帝後思皎舊勳令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
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
封二百戶爲祠享貴子慶初
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皎甥
李林甫爲宰相爲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
新平公主新平故嘗歸裴玪玪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閑
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
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脩植建陵詔
爲之使誤毁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
忠烈等皆誅裴玪子倣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

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爲宗正卿有寵
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垍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
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
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
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循舊
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
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
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
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

領選者罔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
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請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
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旣而賕賂塞而流品有叙衆乃
伏畋被放晦亦左除中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潘州刺史
卒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顒爲魏散騎侍郎善爲巧于曆
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
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
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
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
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
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
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
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
令購謗者謗乃止傅仁均撰戊寅曆李淳風詆其疏帝
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
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
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
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
尚書謚曰忠初天下旣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

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奪以權追不能免如
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
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脩譔東臺表嗣眞直弘文館
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
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富少穎文不稱旨
更命嗣眞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
自如嗣眞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眞
獨免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
曲閱於太清觀嗣眞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

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
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
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眞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
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
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
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
久矣太常缺黄鐘鑄不能成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
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
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嘗引
工展器於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閣玄靜

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眞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歛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謚曰昭武后嘗問嗣眞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唐書卷九十一

唐書卷九十二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宋宋祁撰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算每剽劫衆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

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祏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傑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爲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爲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卽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僞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追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幷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勸公祏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眙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幷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

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祏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

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
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
進用士人繕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
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
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
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
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
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
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
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

已平劉黑闥師次譙亳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
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
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
祏反矯伏威令以紿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祏得反書
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
其冤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
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闞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
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
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

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免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祏被禽乃誣與巳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道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魁果膂力絶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裒儔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子通以雄誕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郄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嶮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歙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

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卒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
山谷以弱卒數千鬬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
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遂面縛降蘇賊
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
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譬禍福遂
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
以兵屬雄誕輔公祏將反患其異己縱反間陽言得伏
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臥疾公祏奪其
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
師當謹守藩奈何為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祏遂
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
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高祖嘉其節以
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
州都督謚曰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峍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
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峍
賊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
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
衣錦晝游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為
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

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
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
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
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
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
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始畢可汗冊
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德元年
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郕國公襲師都寧朔城
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處羅可
汗怒囚子升於是子和危甚舉部南徙詔内延州故城
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
婺州刺史從英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
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驍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
曰唐以一州兵撥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
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束甲深入無躡軍有失
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
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内侵未幾敗泣曰慶君言乃
至此卽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統

武周部曲使鄯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部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疆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兵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

將軍藝剛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襲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頻爲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庫盈羡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耶士皆怨旣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異已者勃海太守唐禕等咸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顚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爲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剽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

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
洺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
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敺辱之高祖怒
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
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
内懼乃圖反詭言閲武兵旣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豳
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
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
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
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先
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
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毋天下孟令
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
反旣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幷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駔儈無行善盜嘗負竹
笥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
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
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
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
廓見使爲謬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

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追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别下轘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縶氏洮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

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遇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紿瑗使亂爲已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爲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

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爲庶人

唐書卷九十二終

唐書卷九十三　二李列傳第十八　宋　宋祁　撰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

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
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
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
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
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
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
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
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
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勑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
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

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
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
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
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
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
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
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
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
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
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

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
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
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
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
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
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荊而南堅城劇屯驅之死守非
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
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
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
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

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
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
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
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
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
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
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
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
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
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

戰餘賊非怯野鬭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爾若出不意
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
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
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
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
靖迺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衞霍何以加八年突厥
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大谷時諸將多
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
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

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
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
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
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
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
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
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
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
安脩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
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

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

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禄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靖軍次伏俟

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
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
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
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
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
狀甑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賔客親戚一謝遣
改衞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衞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
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
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
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

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
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
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幷州都督給班劒羽葆鼓吹陪
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
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
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客師右武衞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
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灃
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
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
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
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事游畋自娛
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封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
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
紇部曾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
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
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
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
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弢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
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
方六刓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
觿筭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
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
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衞南家富多僮
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
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
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

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鬬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戸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縗絰葬訖乃釋服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

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
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
圓朗復反詔勣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
輔公祏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
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太宗即位拜幷州都督
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
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
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
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
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

詔拜光祿大夫行幷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
官徙封英治幷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
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幷突厥不
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
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
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
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
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
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
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

一子為都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為詹事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淩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

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為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羸貲有司其厚賙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

西北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冑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扺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

唐書卷九十三　列傳

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衞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愼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着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皁頂白紗裹中列十偶人宅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嗣終梓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

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安主簿駱賓
王貶臨海丞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
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
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
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
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
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
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
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
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子奇爲左長

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
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盩厔尉魏思溫爲軍
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
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
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鈐衞大將
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藏除
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
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
公既以太后幽縶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
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

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埽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集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元忠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

業不許及楊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
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
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
雲勤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
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
以尚茲勣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
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幃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
尊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
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
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
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
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
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禨
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唐書卷九十三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